

## 肉头青 西瓜红

■张学诗



“肉头青”萝卜的根会早早露出地面 IC photo供图

节后天暖的时候，再扒出来。

别看这肉头青外表粗犷，可也娇气，经不住冻的。

到了逢年过节，可就到了它“显摆”的时候了，用它烧咸鱼，烧腊肉，可以拔咸气，添鲜味，甚至于，一碗“肉头青烧咸货”端上桌，有人，就专拣这青萝卜吃……

肉头青还可以生吃，不少孩子，就专门喜欢吃它中间部分的长条儿，而这四周，带着青皮的部分，正好给大人们做菜。

两年前的冬日，我在天津的舅大哥，寄来当地特产“沙窝萝卜”，就它那青青绿绿的样子，鲜鲜甜甜，称得上水果的味儿，真的惹人喜爱，我还把它分给了我的一些邻居品尝。我就想，它莫不是这舍上的肉头青“变异”的吧！

名为“西瓜红”的萝卜，红在内里，外表还是绿色。

西瓜红种植的时间，应该和肉头青同步，也一样需要精细的管理。只不过，它似乎要中规中矩得多，从生长到成熟，根实，很少有露出地面的时候。

## 雪落山林

进去，没过脚踝，一股深重的凉意自脚底徐徐上升，让整日处在暖气房里的身体瞬间清醒许多。咯吱咯吱的雪声，在这片山林旷野中格外清脆。回头，身后一行行至歪扭扭的脚印，犹如半生印记——未必人过留痕，却总是一直向前，不曾背离本心。

雪是天地相交的信使。雪花带着上天的心意，缓缓地在天地之间赶路，那遥远的讯息一层层铺落下来，带着浓稠的情谊与心思，飞奔向大地。起初只是雪花点点，那是信使在试探大地的心意。之后便是铺天盖地，把九万里天庭对大地的亲厚密集传递。天父地母，雪花便是上天这位父亲对大地母亲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几次表白，让人知晓，天地相交，成全人世的美。敬畏天地，也就是敬畏生身父母。

这一刻，凝视着雪花，就有了另一层庄重肃肃的意味。

雪花依旧纷纷扬扬，大地早已洁白漫漶。雪花落在树上，便有了树的形状，落在物件上，便成了那物件。梧桐树卷曲着鹅黄的枯叶，片片雪花让那一树鹅黄深浅不同，平淡的冬日梧桐便散发出明媚来，满树鹅黄伴金黄，意外成就一树浓淡生动。桃树刚刚修剪了十余枝干，落了雪竟有了梅的姿态，那一枝枝粗壮的短枝，擎着毛茸茸的厚雪，一如满树梅花绽放，空气中似

## 邻家旧时光

这是邻居李奶奶生活大半生的地方。

老宅满院生尘，李奶奶在的时候，绝不允许这样的萧瑟景象发生。每年开春，她都要将土墙的帽(墙最上端的部分)翻新，去掉旧的墙帽，再抻来新土，土壤里要加些高粱种子的壳，防裂。和好泥，覆在石墙上，抹成拱形。取出冬日从山中砍下的圪针，中间一截两段插入拱形泥里，天然的防盗护院措施完成。院子里看不见草的踪迹，因为李奶奶总是拔得干干净净，屋门修得结实实，窗子擦得明亮。李奶奶说这才是过日子的人家，有人间的烟火气息。

童年，我是老宅的常客。闲暇时，就拉着母亲冲过来，一进去就能看见慈祥的李奶奶站在院子里，冲着我笑盈盈说：“大宝，又来陪奶奶说话



老宅的窗前，留下太多回忆。 IC photo供图

投稿邮箱:40628967@qq.com

## 父亲扎龙灯

■寇俊杰

龙年将至，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龙的图案，目之所及一派祥和景象，让我不由想起30多年前父亲扎龙灯的往事……

1988年我15岁，那一年也是龙年。早在头一年的秋天，村委会主任就找到父亲，递上一支烟说：“老哥，明年是龙年，你看改革开放十年了，咱们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了。大队商量着，由你领头，叫上几个人，咱们村扎个龙灯，过年时舞几下，热闹热闹，也表达一下咱高兴的心情，你看好不好？”父亲有些为难：“我没扎过呀！”村委会主任笑笑说：“老哥就别推辞了，你是十里八乡编筐、编席的行家，别人都没有扎过龙，这担子你不挑谁挑？你看，我托人在县图书馆给你找了扎龙灯的书，以你的灵巧劲儿，没有学不会的。”就这样，父亲接下了任务。

我在家中排行最小，那时父亲都五十多岁了，他先用一周时间，把书看了看，龙头难扎，他自己扎龙头，又叫上我大哥和几个年轻人，教他们扎龙身和龙尾。

父亲不管干什么事，都有一股韧劲儿。他从河堤上砍来荆条，从集市上买来竹竿、麻纸、粗布、铁丝等，边看书边琢磨，边比画边制作，有时做了拆，拆了做，反复折腾十多次。有时候饭忘了吃，母亲给他热上好几次，早饭吃到中午，午饭吃到晚上也是常事。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不定什么时候他突然坐起来，跑到扎龙灯的屋子接着做。吓得母亲都以为他疯了，多次怪他不应该揽这个瓷器活儿。父亲总是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村委会主任的话代表全村人呢，再说前些年穷，过年也没个年样儿，这几年日子好了，扎个龙灯喜庆喜庆，不是挺好吗？”

冬天的风又大又冷，像刀子一样割人，父亲为了赶时间，不管什么天气都在忙，他的手因为长年劳动，长了厚厚的老茧，不怕竹条上的毛刺，但风却在他的手指、手背上割出一道道深深的口子，还微微渗着血渍，但父亲从没有因此停下来休息一天。除了扎龙头，他还抽时间指导大哥他们几个扎龙身和龙尾，村委会主任也隔些天过来一次，看看扎得怎么样，问问有什么困难没有，但父亲总说没啥，保证不耽误村里排练。

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龙灯终于扎好了，村委会主任还请了学校的美术老师帮忙，给龙灯画上了好看的“衣服”。腊月到了，由几十人组成的舞龙队开始进入村委会院里练习。

到了大年初一，锣鼓声响起来，舞龙的队伍举着龙灯开始表演了，先来到我家门前舞了一阵表达敬意，全家都出来看了，父亲看着自己亲手扎成的龙灯，眼里闪出了激动的泪花……

过年的风又大又冷，像刀子一样割人，父亲为了赶时间，不管什么天气都在忙，他的手因为长年劳动，长了厚厚的老茧，不怕竹条上的毛刺，但风却在他的手指、手背上割出一道道深深的口子，还微微渗着血渍，但父亲从没有因此停下来休息一天。除了扎龙头，他还抽时间指导大哥他们几个扎龙身和龙尾，村委会主任也隔些天过来一次，看看扎得怎么样，问问有什么困难没有，但父亲总说没啥，保证不耽误村里排练。

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龙灯终于扎好了，村委会主任还请了学校的美术老师帮忙，给龙灯画上了好看的“衣服”。腊月到了，由几十人组成的舞龙队开始进入村委会院里练习。

到了大年初一，锣鼓声响起来，舞龙的队伍举着龙灯开始表演了，先来到我家门前舞了一阵表达敬意，全家都出来看了，父亲看着自己亲手扎成的龙灯，眼里闪出了激动的泪花……



追忆那个龙年，父亲扎的龙灯。IC photo供图

## 今冬不再寒

■王 优

早上6点40分，我走出小区，大雾弥漫，能见度不足5米。对面的副食店店门大开，灯光明亮，店主正在做健身操。手机放在货架上，眼睛盯着视频，伸臂，踢腿，跳跃，一招一式，极有节奏而动感十足。深红色毛衣，黑色运动裤，没被赘肉占领的腰身，自带清爽和轻盈。音乐声很小，店主却跳得热气腾腾，仿佛自己不是身处店内而是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之上。

瞬间觉得寒气没那么逼人了，不由得也伸长了脖子，挺直了腰板，踉踉走着。

街道上极静，香樟，小叶榕，银杏，全都浸在晨雾里，一声不响。路灯睡眼惺忪，朦朦胧胧的光一路暖过去，就像抽象派漫不经意的涂笔。一个环卫工从浓雾中走来，提着扫帚撮箕，仔仔细细查看，有无遗漏的纸屑果皮。“穿这么少不冷吗，大爷？”“嘿！汗水都扫出来了——做到事的哪里冷！”他说凌晨4点就出来了，街道早已打扫完毕，再检查一遍就可以收工啦。言语之中，是按完工工的轻松与满足。

倾之，出租车和摩托车多起来，前灯尾灯都亮着，像城市的骑手与侠客，目光炯炯，在浓雾里呼呼来去。

公交车遥遥而来。车上坐满了学生，还有两个陪孙子上的婆婆。相同的路线，相同的时间，几乎相同的人，重复的故事一一上演。

午后，大雾散尽，灿烂的阳光泼洒下来，一下子有了春天的气息。每于寒尽觉春生，今冬最后一个节气大寒已过。接下来冬天隐退，春天就要隆重出场了。

穿着羽绒服走在阳光下，背上暖烘烘的，全然没有清晨的寒气扑面。不由得拉开拉链，敞开衣服，还是觉得热，尔后脱下羽绒服接着走。跑步的女子一晃而过，脸蛋红扑扑的，马尾甩来甩去，一件运动服绑在腰上，身上仅一件紫色打底衫，后背已经汗湿。仿佛只要一直跑一直跑，就能跑过荒芜，跑进春天，跑出生命的蓬勃与绚烂。

满坡的五节芒，苍黄而潦草。竭力举起来的细长的苇子，早已不是灵狐般的长尾，而是被弃置的枯笔，扫秃了的扫帚。岸边垂柳，枯黄的叶子已经凋零殆尽，只剩下一些沉默的线条，再无春日里的婀娜多姿，仪态万方。

这个冬天，无处不在的风霜，让万物经历了同等的淬炼。不用担心，不必伤感，春花秋月夏杜鹃，冬雪寂寂溢清寒。生命的每一种形态，自有其深意，自是一种无言的启迪。寒尽春生，否极泰来。死亡与新生，本是生命的两极。无尽的循环之中，季节的交替演绎出岁月的悠长，人世的浩荡，生命的不息。比如眼前的五节芒，春雨一洒，细长的剑叶长出来，整个坡上又会碧波荡漾。比如眼前的衰柳，春风一吹，这些冷硬的线条，慢慢柔软，远去的绿会从四面八方聚过来，沿着枝条一点点攀爬，蔓延，柳眼初开，柳眉初展，“摇曳春如线”。

大寒之后，今冬不再寒，明春依旧暖。严冬里的最后一程路，走得更从容些吧，像苏轼那样，走过春夏秋冬，走过酸甜苦辣，走出无所畏惧的姿态：“努力莫怨天，我尔皆天民。行看花柳动，共享无边春。”